

诗词里的中国

品宋词 习典故

常华 著



中诗
国词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.

诗词里的中国

品宋词 习典故

常华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品宋词 习典故 / 常华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6
(诗词里的中国)
ISBN 978-7-5594-0344-5

I. ①品… II. ①常… III. ①宋词—诗歌欣赏 IV.
①I207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95962 号

书 名 品宋词 习典故

著 者 常 华

责 任 编 辑 汪 旭 王宏波

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 版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 版 社 网 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江苏扬中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8.125

字 数 216 千字

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594-0344-5

定 价 29.8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又见琥珀

——权当序言

老子给儿子的书作序，在外人看来，难免会有“王婆卖瓜”之嫌：你自己家人的事，嘚瑟个啥？我起初也颇费踌躇，觉得还是让别人执笔为好，免得给常华带来什么负面影响或非议。现在终于鼓足勇气要写，是因为想起那句古话：知子莫如父。天底下还有谁比我更知道常华吗？还有谁比我更知道这书的底细吗？我虽不能像评论家那样亮出那么多理论、振振有辞地进行评说，但我是常华其书的见证者，从他写第一个字开始我就在行动上、思想上伴随着他，他的书也是我心里的一本书，我和他共同感受着艰难和喜悦。但看官千万别以为是我帮他写的，绝对不是，我代替不了他，他的语言和表述方式我学不来，真的。我在这里只是想向亲爱的读者提供点有关信息，绝对不掺假，绝对是“独家新闻”，尽管没什么学术性，但起码可以给他的书添一点阅读资料，说不定读者也会喜欢。这样想来，心里便安静下来，攥了攥拳头，鼓起了勇气。

实事求是地说，这本书（连同其姊妹篇《品唐诗 习典故》《品元曲 习典故》）真是写得很精彩，是本好书。但现在我不想说它的好，还是留待别人评说好一些；我只是想说说这写书的难，写书人的笨，以及常华那些叫人爱也不是、恨也不是、几乎是“不顾一切”的拗劲。

常华开始写书的时候是在刚上大学那年，大约是 1992 年。他念的是中文系新闻专业，这是我给他选的专业。当初国际商务专业很时髦，常华也动了心，后来是我对他说，还是别报那专业了，你数学不好，

又跟我一样不善经营，别上了几年大学再干不了商业的事，四年的大学时光就白瞎了。你知道“量体裁衣”吧，啥叫好，啥叫不好，适合你自己就叫好，不适合自己是朵花也显不出好来。我看最适合你的专业就是中文，你从小就喜欢写作文，你忘了你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在《新少年》上发表过文章吗？常华说，是有这么回事，那文章的题目我还记得，叫《海边，有一行脚印……》，老师还表扬了呢！我说，上大学要学自己喜欢的专业，有兴趣才有学习热情，才有可能学有所成。

常华终于同意了，报了中文系新闻专业，其实他也不知道哪个专业好坏，考大学的学生们大多是这样的，全靠或懂或不懂或似懂非懂的家长们拿主意。我大概可以算做懂一些的，因为我也念过大学，是历史系，文史不分家。常华也认为我是内行，有经历也有经验。于是便不再想着学商务、做买卖、发大财。

报到那天是我领他去的。那时生活条件不好，三四百元的工资，养活一家五口人，供三个孩子上学。因为没钱也没像今天的孩子那样亲朋好友地请一顿庆贺庆贺，行李很简单，被褥是他奶奶和妈妈给做的，衣服是在最低廉的货摊上买的，鞋是我在部队发的解放鞋。上大学后他始终都是穿解放鞋，冬天穿我的大头鞋。大学四年他从未穿过皮鞋及旅游鞋之类。解放鞋整天汗渍渍、臭烘烘的。我曾去过他们寝室，浸透了臭汗的鞋摆了一溜，那气味可说是“臭气熏天”，男孩子好动，这鞋的味道我很理解也很熟悉，因为我就是在这样的气味中度过了大学六年。那时我们把这种气味叫“男人味”，有这味道标志着是男生宿舍，女生宿舍有雪花膏味，我们叫它“女人味”。常华他们这宿舍的气味因十分浓重被认为是纯“男人”的屋。我发现，这屋里竟相散发着“男人味”一排鞋中，只有一双解放鞋，看来他寝室的哥儿们还不认可这种鞋。但常华喜欢，他说这鞋结实扛穿，走路也轻便。上大

学四年他一直穿这种鞋，直到走出校门。

倒不是给他买不起一双皮鞋，特别是后来涨了工资后买双皮鞋也算不了什么，可我就是不给他买。穷学生嘛，上学还是穿着点好，穷而后工，穷才知道发愤，穷才知道如何改变贫穷。因为穷才会把对吃穿的注意力集中到学习上来，把闲心收拢到书本上来。他能穿上解放鞋就不错了，我上大学时还一直穿着我妈给做的布鞋呢，衣服也是我妈用她的旧衣服改的。常华还比我强呢他应该满足了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常华上大学四年我对他多少有点“苛刻”，穿衣如此，平时伙食费外基本上没给他什么零花钱。但我并不后悔和自责，因为这样他也就没有了逛商场会朋友搞对象的机会和条件。他从不乱花钱，吃根冰糕就算奢侈了。也不讲究穿戴，穿什么都行。他甚至养成习惯，直到现在也不大亲近钱财。正因为如此，四年学业成绩堪称上乘，还在校报当记者、写文章、得奖品；他专心致志写的毕业论文《论新闻直觉》大受嘉奖；也正因为如此，他大学期间没有对象缠身，确保了干净利落地学成毕业。我注意到，当他提着简单的行李和一大包没洗净的脏衣服回家的时候，仍然穿一双褪了色的解放鞋。说不出是什么原因，我当时感到很欣慰。心里说：这才像我的儿子！

我遗憾的是他没把我送给他的礼物带回来。什么礼物呢？是两块一米多长三十来公分宽的松木板子。这是个简易书架的材料。因为太长了火车上不让带才想出这个法子，将书架长板一分为二。这是念大学时我用过的法子，两块板子用合叶连接在一起，展开来搭在两个床头上就是一个简易书架，现在又给常华用。我先是找了两块板子，用刨子刨平，再用粗细砂纸打平，然后涂上棕黄色染料，待晾干了后再涂上亮油。我把两块板子捆在一起，亲自给他背到沈阳并搭在两个床头上，这就算他念大学我送给的唯一礼物了。我把他的一些书摆

在这书架上，很好看很有学问的样子，因为寝室里别人的床上都没有，所以更显得非同一般。这简易书架一是给他放书用，同时更希望将来能够把他自己写的书摆在这书架上，只是这话我当时没说出口，但我相信他领会到了。因为当时我已经出了两本书，他曾经很羡慕也很向往，跃跃欲试的样子，并暗自朝着这个目标奋斗。

书架没带回来，常华却给我带来个礼物。这是一大包手写的稿子，足足有半尺厚。他说，就写了这些，还没完成任务。我打开一看，吃了一惊：原来是我给他布置的“作业”！当初上大学时，我寻思大学生不好好学习的多，没事总扯别的，就给他布置了这“作业”。什么“作业”呢？就是研究解读唐诗。先反复阅读，深解其意，要能够背下来；再细读有关史料及研究者的论文著作，了解有关历史背景、学术界的研究成果；尔后掩卷思索，把阅读所得融会贯通，找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东西；再其后，是把这些独特所得落实到文字上，吟咏成有独特感悟的新诗和角度独特、内容充实、语言优美的历史散文。我要求他力避抽象的、刻板的叙述，要力求耐读、好读，有文采、有想法，有一定的学术性。要耐着性子一首一首地写来，搞它一百首。我当时的想法是，通过这么反复“折腾”、反复咀嚼学唐诗、练写作，可一举两得，同时也可把他的业余时间“填满”，让他无暇他顾。当时我的要求或许高了些：要达到出版水平。使我高兴的是他当时还挺感兴趣，并真的为此付出了四年的努力。

他是在重重压力下开始大学生活的。学习的压力是课程繁多，有用的、没用的、感兴趣的、不感兴趣的，不想学也得学，还得学好，因为学习成绩要及时向家里汇报，不及格要被学校“挂起来”，要面临重修的危险。生活的压力是家里给的钱少，想买啥买不成，同学聚会因囊中羞涩不敢去，甚至很少上街，连大商店的门冲哪儿开都不知道。女

同学也不愿意跟他处对象，因为他不能满足对方的消费。除此之外就是我给他布置的“作业”，这也是很大的压力。他自己起初对唐诗的了解基本上是个“0”，基础只是中小学背过的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”之类。而唐诗是门学问，本系便有研究了一辈子的老先生。可自己呢，岂止是“自惭形秽”“班门弄斧”“不自量力”，简直就是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”。可老爸有要求：要多写、要写好、要出书、要放在书架上！老爸又经常询问：进度如何？写几首了？看什么书了？这一个个询问就好像一下下鞭打，尽管疼痛难言，也得硬挺着！他不敢向同学暴露自己的写作计划，怕同学笑话；不敢向老师请教，害怕老师说他不自量力；连在图书馆借的书都不敢摆在明面上，怕人说他异想天开。他默默地学习着，边学边写，在重重压力下忍耐着，忍受着，坚定不移地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着。

他自己也在给自己增加压力。他有一个时间表，把正课之外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，晚上从教室回到寝室时，同寝室的同学往往都停止了“息灯后海谈”，在鼾声中进入梦乡。早晨他又早早地起床，悄悄地到操场上去跑步。有规定的“圈数”，跑不够不罢休。他爱出脚汗，每天解放鞋都是湿湿的，臭烘烘的，同学到他跟前常捂鼻子，可他却全然不顾，也不管别人咋议论，只是执拗地干着自己的事。

有一段时间常华说头疼，他妈就说是“我给逼的”，我一百个不承认。用脑子还能累坏人吗？没听说过。脑子越用越灵，傻子不用脑，但不好使。我始终坚持我的观点：没压力，不成器。压力在人生中是一种历练，没有压力倒是活得轻松，但学不到本事，成不了人才。他妈没有了话说，我们也停止了对头痛原因的争辩。

常华于是又开始了在重压下的奋斗，奇怪的是头痛也好了，因此我们更坚信这头疼不是写东西累的，说不定是感冒引起，一动脑倒治

好了。

压力一如既往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压力拉长了时间，集中了精力，收缩了目标，垒高了文稿。终于他可以充满自信地向我报喜，说是我给他布置的“作业”完成了，可以交卷了。我翻了翻后没说什么赞扬的话，反倒不太满意地摇了摇头。儿子诧异不解地望着我，脸上掠过一丝委屈。我给他说了两个字，一个是“改”，一个是“写”。要好好改，改得更有文采，更接近出版水平，用过的词再好也不能出现第二次。此外是文字量不够，还差得远，得加大量，要写足一百首。

压力又来了，而且是强压。1995年常华在毕业实习的那个假期里，我把他叫到了我单位的办公室。办公室里有两张桌子，我俩一人一张。恰好那时我也在写一本书，我们爷儿俩就作着伴写，像上班一样，到时一起回家吃饭，不时还交流一下，互相鼓劲。这样做很有效率，一个假期下来，他竟写出了十四首，好几万字！他很高兴，感到目标离他越来越近了，也越发觉得有压力才会出效率、出成绩。

但接下来这本书的写作就中止了。他在面临找工作的压力，到电视台工作后又面临试用期的压力、竞聘的压力、评职称的压力，电视节目一个接一个地没完没了地做，筋疲力尽回到家里，根本无法进入唐诗宋词的世界。真正又开始接续写作是在2008年。这时他也被台里正式聘用了，副高职称也评上了，工作也不那么紧张了，我于是就希望他把那“书”（在他的积累到一定规模时我们开始把那稿子称为书稿）写下去，适当的时候联系出版。但有个前提：必须写够一百首，要够“规模”！

压力又来了。但此次与以往不同，因为他已是工作在身，写作不能影响工作，要把二者结合起来，做到工作写作两不误。我给他出了个主意：上班用空余时间思考，下班后和双休日写作。如有突击任务

书稿写作暂停，但脑子里要始终绷着这根弦，“一心二用”。我自信这办法可行，因为我一直是这么做的。常华试了试说老爸的办法不错，可以推广。我逗趣说这是“家传”，不能告诉别人。

常华这人的优长是不惧怕压力，而且能把压力当动力，于是就照此办理，向最后的成功前进。他居然写得很勤奋，又一首一首地写下去，像摆积木一样地叠加着他的书稿。差不多用了一年的时间，书稿告成，整整 100 首！全新的体例，全新的解读，全新的语言表达，全新的样式和风格，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！在我的阅读视野内，我还没看到这样解读唐诗的，文笔也真的很有灵气，读来很有美感。我读着读着，禁不住热泪纵横。是高兴，是欣慰，是发现后的惊喜！

发现了什么？发现了压力的神奇和魅力！压力是什么？压力是熔冶和锻造，是激发和喷放，压力可以创造美和神奇，压力可以把时间浓缩为财富，可以将不可能变为可能！

我奇异地想到了小时看过的一篇课文《琥珀》。说的是亿万年前的一棵老松树，树皮上渗出了树脂，黏乎乎的，越积越多，凝成橙黄色的一大团。有一个小蜜蜂飞来，好奇地落在上面，但当它要飞走时却飞不动了，它的脚被树脂紧紧地粘住了。越挣扎粘得越厉害，后来连翅膀都粘住了。这时又有一大滴树脂落下来，它完全被树脂掩埋了，它再也飞不起来了。它的生命被凝固在瞬间，它最后的姿势被保留下来，它与树脂融为一体，只能从晶莹的橙黄色树脂中看到它刚落下时的模样。他没有想到，这姿势竟保持了千万年，成为永恒。

这是“高山为谷，深谷为陵”的沧桑巨变把瞬间拉长为永远，是大自然的伟力保留了这个亿万年前的偶然。时间和巨变把树脂黏附的大松树变成倒木，变成泥土，变成煤炭，而那粘有蜜蜂的树脂却变成了一块橙黄色结晶，这就是被称作琥珀的晶体。它不是很硬，我起初听

人说也不是很贵重，我曾遇到一个卖琥珀手链的，大约十个珠子，卖价才要一百二十元。但朋友说那是假的，是塑料的，真的还挺贵，还是药材呢！有的晶体内有完整的昆虫，颜色好、透明度好的像宝石那样贵重。

我曾经拣到一块琥珀，那是在抚顺。十几年前的某日，朋友约我一起去采煤坑找宝。我问找什么宝，朋友竟不告诉我，说是到时候就知道了。

采煤坑是抚顺最壮美的景观，这是露天煤矿在大地上留下的记忆。大得望不到边，深得看不到底，大坑内云雾缭绕，岚气蒸腾，像是坑内有一片天。有道路盘旋而下，不时有空车和载重车往来，工人们就是在这坑底用挖掘机采煤。我们是沿着坑壁的道路曲曲弯弯地走下去的。直到这时，朋友才告诉我，他所说的宝贝是琥珀。他于是向我介绍说抚顺是琥珀的重要产地，夹杂在煤层之中，在工人采煤的过程中就常有琥珀出现。琥珀有橙黄、暗红、杂色等颜色，不很坚硬，有一种是黑色的，也叫“煤精”，抚顺人用它雕刻成工艺品，还有一个专门的博物馆陈列这些工艺品。橙黄色的琥珀块比较小，在乱石和煤块中很难发现。朋友让我蹲下身子，仔细寻找。我们于是开始了大海捞针般的搜索。突然，我眼前现出一点黄光，定睛一看，是一小块手指盖大小的橙黄色物体，朋友抢先喊道：琥珀！真的吗？我不禁一惊，赶忙拣起来，仔细一看，真的是琥珀，但就是那里面没有昆虫之类。朋友说，拣块这样的就不错了，里面有昆虫的基本上拣不到，都叫行家拣走了。我于是很满足，像是得了宝贝似的。

这宝贝后来因辗转多地竟丢失了，但我总记得它，记得它的传奇，记得它对亿万年沧桑岁月的收藏。

不知为什么，当我看到常华的《品唐诗 习典故》出版时，竟和叫

琥珀的宝贝联系起来。这部费尽千辛万苦，前后耗费十几年时间写成的洋洋四十万言的著作，难道不是像琥珀吗？它如琥珀那样经历了艰难和历练，经历了重重压力，经历了涅槃般的变化，终于用树脂般粘稠的思维紧紧地“粘”住了一首首唐诗，然后，吃掉它，咀嚼它，消化它，再吐出来，完成了一个崭新的再造。琥珀的可贵在于它亿万年的经历，经历即是财富。我比较赏识常华的忍耐精神，他很能忍耐孤独，忍耐寂寞，忍耐在书路上艰难的、单调的、旷日持久的跋涉。他这个年龄应该是面临着多种诱惑的年龄，是容易躁动的年龄，但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却使他从幼稚走向老成，从“散点式”地分配精力走向“定点式”地朝着一个目标前进。他撰写了书，书也改造了他。在压力和烦恼、失望和希望中，他懂得了人生，懂得了生活的意义。我曾对他说，你写了这本书等于又上了个大学。他很赞同这个说法，说是他大学四年也没读这么多书，也没经过这么多思维的历练。

信然。写一本书必须有百倍的阅读量，功利主义的急就章和毫无意义的絮叨不可取。能够尽量多地“拿来”，才有可能捧出属于自己的东西。我常跟常华讲：吃进去，咽下去，消化掉，吐出来。常华信，并照着做。这岂非是一种传承？

《品唐诗 习典故》的出版是常华献给世人的一块思维的“琥珀”。伴着油墨的芳香，他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《品宋词 习典故》的写作。又是一年苦苦爬梳，又是一年忍耐和坚持，他终于又实现了新的跨越。

又见琥珀。这同样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。我说这话决不带任何偏私，纯粹是一个读者的心声。我敢说，在这个浮躁的年代，很少能有青年人像常华这样，伏案无歇息，独立苦求索并确有一得之见。

新近在报上看到有“文二代”之说，大概是由“富二代”演化而来，

但“文”与“富”不可同日而语。为文者难富，为富者寡文，但借用一下句式倒是没什么。说起这“文二代”可以列举出很多。如莫言之女管笑笑、肖复兴之子肖铁、张笑天之子张夷非等。我虽为文半世，但成绩平平。可喜者在于这“二代”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思维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作为。最后我想称赞常华两句，称赞他扎实、坚持不懈地在知识矿藏中的掘进，称赞他如积土成山、燕子衔泥般的垒积和搭建。

常万生

2010年3月6日于文达堂

第一辑 翰墨春秋

用飘逸的行草穿起岁月

◎苏轼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

8
洗尽文字的铅华

◎欧阳修《朝中措·送刘仲原甫出守维扬》

14
把性格搓成拔河的绳子

◎司马光《锦堂春慢》(红日迟迟)

20
一纸试卷,提前结束童年

◎晏殊《浣溪沙》(一曲新词酒一杯)

24
让琴弦像血脉一样张开

◎黄庭坚《浣溪沙·渔父》

28
梦境,在雪中搭建

◎晏几道《临江仙》(梦后楼台高锁)

32
弦歌不绝的精神家园

◎吕胜己《鹧鸪天》(记得追游故老家)

36
桃花坞,种着文人的三种命运

◎范成大《千秋岁·重到桃花坞》

42
手握木楔,装订生僻的文字

◎周邦彦《瑞龙吟·春景》

92	88	82	76	72			66	60	54	50	46								
雨打芭蕉，谁是卷帘人	◎李清照《声声慢》（寻寻觅觅）	青楼的碎影弥盖双眸	◎周邦彦《少年游》（并刀如水）	花河上的水鸟	◎苏轼《洞仙歌》（冰肌玉骨）	雨中的孤燕	◎苏轼《永遇乐》（明月如霜）	在半片铜镜中守望爱情	◎秦观《调笑令·乐昌公主》	握笔的手，本应握紧一杆金枪	◎陆游《诉衷情》（当年万里觅封侯）	骑着的卢马飞奔纸上	◎辛弃疾《水龙吟·登建康赏心亭》	身披蓑衣的鸿儒	◎朱熹《菩萨蛮》（晚红飞尽春寒浅）	荒诞的舞者	◎米芾《水调歌头》（砧声送风急）	在对立中寻找平衡	◎贺铸《青玉案》（凌波不过横塘路）

第二辑 零雨落花

一个词牌，撑起一座园林

◎唐琬《钗头凤》（世情薄）

埙声，只吹给自己听

◎辛弃疾《鹊桥仙·送粉卿行》

第三辑 皇袍翳影

被成语捆住的王

◎李纲《喜迁莺·晋师胜淝上》

挥舞马鞭，驾驭一个帝国

◎李纲《水龙吟·太宗临渭上》

天井中的悲歌

◎李煜《虞美人》（春花秋月何时了）

充满隐喻的坐标

◎周密《木兰花慢·雷峰落照》

孤寂的祭坛，旱雷腾动

◎赵顼《瑶台第一层》（西母池边宴罢）

被解构的江山

◎赵佶《燕山亭》（裁减冰绡）

烫手的王座，烫手的狼烟

◎赵桓《西江月》（历代恢文偃武）

第四辑 宦海云烟

皇权，一个需要掩饰的假象

◎赵扩《浣溪沙》（花似醜容上玉肌）

举着惨白的骨头守城

◎文天祥《沁园春·题睢阳庙》

牵着皇帝的衣角疾走如飞

◎寇准《江南春·秋风清》

以热爱恩师的名义，驱逐恩师

◎丁谓《凤栖梧·蝶恋花》

穿过时光之孔，投射精致的倒影

◎沈括《开元乐·三台》

在坚硬的田垄上奔跑

◎王安石《桂枝香》（登临送目）

在纤细的笔锋中藏下欲望

◎蔡京《西江月》（八十一年住世）

用滚烫的体温，烘热冰封的河流

◎李纲《苏武令》（塞上风高）

没有羊群的放牧

◎洪皓《江城梅花引·忆江梅》

采石矶，一个文官的武戏

◎张孝祥《水调歌头·闻采石矶战胜》